

# 宠物接触对责任归因的影响：感知危害性的中介作用<sup>1</sup>

徐科朋<sup>1234</sup> 颜杰<sup>1</sup> 陈佳莉<sup>1</sup> 薛宏<sup>12</sup> 白登选<sup>5</sup> 林爽<sup>12</sup> 张姝玥<sup>12</sup>

1、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心理学系，桂林，541004

2、广西认知科学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桂林，541004

3、琼台师范学院海南省儿童认知与行为发展重点实验室，海口，570100

4、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院，上海，200000

5、河西学院智能信息研究所，张掖，734000

**摘要**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宠物饲养已成为城市家庭中极为普遍的现象，而频发的宠物伤人事件受到社会大众高度关注，但个体在此类情境中的责任归因心理机制尚未得到系统性探究。本文通过四项递进式研究，考察宠物接触对责任归因的影响。结果显示，宠物接触显著降低个体对宠物方（宠物及其主人）的责任归因。中介机制分析进一步发现，这一效应通过降低个体对宠物的感知危害性实现：随着宠物接触增加，感知危害性的降低会减少个体对宠物方的责任归因，进而降低对被咬方的赔偿支持。微型元分析表明，在起因模糊情境下，宠物接触对责任归因的降低作用稳定且可重复。这些发现证实在人宠冲突情境中，宠物接触经验能够塑造归因判断，为公众舆论调解与引导提供了心理学依据。

**关键词** 宠物接触，责任归因，感知危害性，赔偿支持

## 1 引言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宠物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2025 年中国城镇宠物数量已达 1.26 亿只 (PaiData, 2026)，宠物逐渐从家庭附属品转变为情感伴侣与

收稿日期：2025 年 9 月 13 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246102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24YJAZH185)，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25JJA180105)，海南省儿童认知与行为发展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2025KF01)，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院“深耕计划”科学研究项目(FF0010507)

通信作者：林爽(lins000@126.com)；张姝玥(shuyuezh@126.com)

心理支持者，甚至成为主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 (Grajfoner et al., 2021; Janssens et al., 2021; Xin et al., 2021; 徐科朋 等, 2023, 2025)。与此同时，因宠物数量激增而来的安全与管理问题亦日益凸显 (Araújo et al., 2021; Gaunet et al., 2014; Iojă et al., 2011; Lee et al., 2009; Owczarczak-Garstecka et al., 2018)。其中，宠物伤人因其突发性与伤害性而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据报道，中国每年因宠物咬伤就医的人次超过 4000 万，其中高达 63% 的纠纷因公众对事件起因的理解不一而难以调解 (China Medical Rescue Association, 2021)。

既有研究较多关注宠物伤人事件的法律划分与赔偿标准，但公众在事件发生初期如何理解并推测事件原因的心理过程仍缺乏系统研究。这种理解与推测不同于事后的法律责任认定，而是人们对事件原因的主观推测过程。这一过程为后续的责任判断、道德评价和行为反应提供基础，也易受到情绪和态度的影响，进而导致公众间的争议甚至冲突 (Alicke, 2000; Betancourt & Blair, 1992; Darley & Pittman, 2003; Jones & Davis, 1965; Shaver, 1985)。

从心理学角度看，个体对负面事件的判断通常始于责任归因，即对事件由谁或由什么造成的主观推测 (Heider, 1958)。只有在责任归因较为明确时，人们才能进一步形成责任判断、责备或惩罚意向 (Shaver, 1985; Weiner, 1995)。在宠物伤人事件中，观察者与宠物的接触经验可能是影响责任归因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表明，宠物接触会改变个体对宠物行为的理解和解释方式 (Lakestani et al., 2014; Xu et al., 2025)，这表明接触经验与归因判断之间存在潜在关联。然而这种经验在责任归因阶段的作用仍不清楚，尤其在事件模糊时，公众是否会因接触经验而改变对事件的归因，以及这种效应通过何种心理机制发挥作用，仍有待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检验宠物接触对责任归因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理论上，这有助于检验责任归因理论在人宠的情境中的适用性；实践上，则为理解公众在宠物伤人事件中的主观归因判断提供心理学参考。

### 1.1 宠物接触与责任归因

相较于人类之间的冲突，宠物伤人情境下的责任归因面临一个独特挑战：宠物的意图具有高度模糊性，难以被准确识别。例如，狗扑向他人的行为可能被不同观察者解读为游戏、恐惧反应或攻击。尽管宠物的行为直接导致事件结果，但动物通常被视为准行为主体 (Mota-Rojas et al., 2021; Sueur et al., 2020)，其行为具有一定目的性，却缺乏清晰可推断的主观意图和规范控制能力 (Clement, 2013; Cochrane, 2009)。正因如此，在宠物伤人事件中，宠物很难被视为独立的承担责任主体。归因理论指出，人们倾向于在具有意图和控制能力的代理人身上寻找责任归属 (Heider, 1958; Jones & Davis, 1965)。然而，宠物的行为与其主人的管理责任在公众认知中紧密关联，使得归因焦点自然落在宠物与主人这一整体上。据此，本研究提出“宠物方”概念，指代宠物及其主人作为一个责任单元，与被咬方共同构成两个相对的归因主体。

研究表明，归因不仅依赖客观线索，还会受到观察者过往经验的影响 (Fishbein & Ajzen, 1973; 张爱卿, 刘华山, 2003; 陈世平, 崔鑫, 2015)。例如，在组织情境中，具有管理经验的个体更倾向于对下属问题行为作情境归因 (Mitchell & Kalb, 1982)。在人机交互领域，使用者对人工智能系统的心智化判断与归因也会随使用经验而改变 (Kawai et al., 2023)。凯利的归因理论 (Kelley, 1967, 1973) 为理解经验如何影响归因提供了信息加工视角。该理论指出，个体在面对需要解释的事件时，会通过分析行为的特异性、一致性和共识性信息来推断原因。其中，特异性和一致性与行为主体归因判断最为相关。然而，在起因模糊的宠物伤人事件中，观察者难以判断行为是否具有特异性（即是否针对特定受害者），也难以判断行为是否具有 consistency（即该宠物是否一贯如此）。此时，个体往往依赖已有经验来填补信息空白。

因此，宠物接触经验可能在责任归因中起重要作用。参考以往关于自然接触与宠物相关研究 (Lee et al., 2015; Poon et al., 2016; Yang et al., 2024)，本研究将“宠物接触”界定为个体与宠物之间直接或间接的互动，使个体能够在接触过程中感知宠物，并产生认知、情感或行

为反应。这种接触包括直接接触（如抚摸、照料）与间接接触（如观看照片、视频或进行想象）。研究表明，宠物接触有助于降低对动物的偏见与敌意，形成积极态度 (Amiot & Bastian, 2017)；频繁接触宠物的人更倾向于对宠物持积极评价，并与之建立情感联系 (Bailey, 1998; Delgado & Reevy, 2024)；此外，拥有宠物接触经验的个体更少将宠物行为解读为攻击 (Xu et al., 2025)。根据归因逻辑，如果宠物行为被理解为偶发或反应性行为，而非稳定攻击倾向，则宠物方被视为事件主要原因的程度就会降低。因此，宠物接触经验可能使观察者将事件理解为偶发或情境性反应，从而降低对宠物方的责任归因。

基于上述逻辑，本研究提出假设 1：在起因模糊的情境中，具有宠物接触经验的个体对宠物方的责任归因更低。

## 1.2 感知危害性的中介作用

在宠物伤人事件的起因判断中，尤其是在起因模糊、缺乏明确证据的情境下，观察者往往难以直接判断，更可能依赖与事件结果相关的线索进行推断。在信息不充分时，人们会优先使用最直接的线索进行归因推断 (Graeber, 2023; Kelley, 1973)。在此背景下，对宠物危险性的感知可能成为影响责任归因的关键因素。

感知危害性是指个体对宠物可能带来伤害的主观判断，包括对宠物行为破坏性与攻击性的预期，受动物体型、动态表现以及物种刻板印象等因素影响 (Piazza et al., 2014; 徐科朋 等, 2023)。研究表明，宠物接触经验与较低的危害性感知相关：缺乏接触者更容易对宠物产生恐惧 (Wan et al., 2012)，而频繁接触者则更少将宠物视为威胁 (Arthi & Annis Fathima, 2017; Dotson & Hyatt, 2008; Xu et al., 2025)。这表明，宠物接触可能通过改变个体对宠物的危害性感知，进而影响后续的归因。

从理论上讲，感知危害性体现了个体对他者潜在威胁的判断，这与敌意归因偏差及特质性威胁推断密切相关。以往研究表明，当个体感知到来自他者的威胁时，更容易产生防御性

认知与负面判断 (Huang et al., 2015; Velasco González et al., 2008)。在宠物相关判断中, 危害性感知同样发挥重要作用。Xu 等人(2025)发现, 较高的感知危害性会促使观察者对宠物行为作出更强烈的攻击倾向判断, 即感知危害性不仅影响个体对宠物行为结果的情绪或态度反应, 也会影响对宠物行为的理解。更进一步, 对动物危害性感知可能会直接影响责任归因。Goodwin 和 Benforado (2015)发现, 人们更倾向于惩罚那些被认为危害性更高的动物。基于上述推论, 本研究提出假设 2: 宠物接触通过降低对宠物的危害性感知, 进而降低对宠物方的责任归因。

在感知危害性的中介路径之外, 这种由宠物接触引发的认知变化可能会进一步影响行为反应。例如, 公众是否会因此降低对被咬方的赔偿支持。赔偿支持作为一种行为意向, 常被视为归因判断的延伸。人们在判断是否应提供赔偿时, 往往首先考虑事件应由谁负责 (Shaver, 1985; Weiner, 1995)。当个体将事件起因更多归因于受害者自身时, 其对赔偿的支持度会显著降低 (Alicke, 2000; Darley & Pittman, 2003)。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3: 宠物接触通过降低对宠物方的责任归因, 进而降低对被咬方的赔偿支持。

### 1.3 研究概览

既有研究虽揭示了宠物接触与公众态度之间的关联, 但其在宠物伤人事件中的责任归因机制仍缺乏系统性探讨。基于此, 本研究旨在通过实证研究: (1) 揭示宠物接触对责任归因的影响, 并验证情境类型的调节作用; (2) 探明感知危害性的中介作用; (3) 检验这一归因过程对赔偿支持的影响。

为实现上述目标, 本文共设计四项递进式研究。研究 1 采用问卷法, 考察宠物接触对宠物方责任归因的影响, 并验证情境类型的作用。研究 2 通过想象启动范式诱发宠物接触, 检验感知危害性的中介作用。研究 3 采用视频启动范式, 进一步检验“宠物接触—感知危害性—责任归因—赔偿支持”的链式中介模型。研究 4 则在真实接触情境中检验上述效应, 以提

升研究的生态效度。

## 2 研究 1

本研究旨在考察宠物接触对宠物方责任归因的影响，并验证其是否受到情境类型的调节。

### 2.1 被试

基于 G\*Power 进行样本量分析 (Faul et al., 2007)，在显著性水平  $\alpha = 0.05$ ，统计效能为 0.80 的条件下，为检测中等效应量 ( $f = 0.25$ )，计算得出所需最小样本量为 68 名。考虑到研究 1 将采用线性混合模型处理重复测量数据，模型包含交互项与随机效应，为保证估计稳健，最终通过见数平台招募 170 名参与者，剔除未通过注意力检查和回答时长异常的个体后，最终样本为 156 人（66.7%为女性；44.9%拥有养宠经历），年龄范围 18~57 岁 ( $M = 27.79$ ,  $SD = 7.43$ )。所有参与者均知情同意，并获得相应的报酬。

### 2.2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被试内设计，情境类型（明确 vs. 模糊）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对宠物方责任归因。研究旨在检验宠物接触对责任归因的影响，以及情境类型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分析中同时纳入性别、年龄及养宠经历。

### 2.3 材料与程序

本研究通过在线问卷平台收集数据。参与者首先签署知情同意书。随后，参与者填写人宠互动量表 (Human-Animal Interaction Scale; Fournier et al., 2016)。该量表包含 14 个条目（如“观察宠物”“抚摸宠物”），用于测量日常宠物接触频率（5 点评分，0 = 从不，4 = 非常频繁），均分越高，表明宠物接触频率越高。

接下来，参与者进入情境判断任务。本研究基于事件线索是否能够明确指向因果起点，区分了起因明确与起因模糊两类宠物伤人情境。在起因明确情境中，材料明确呈现宠物存在主动攻击行为，事件的因果起点清晰明确。在起因模糊情境中，材料不提供能够判定因果起



点的关键信息,使参与者无法确定事件是由宠物主动攻击引发,还是由被咬方先行刺激导致。

依据上述标准,共设计了6个宠物伤人情境(预实验已验证其效度,见附录1),其中3例为起因明确,3例为起因模糊,材料顺序随机。

起因明确情境(宠物主动攻击):情景1:张女士在家招待客人时,张女士的宠物猫突然从沙发下跳出,抓伤客人手臂;情景2:王先生在院子里养了一条宠物狗。某日,李先生登门拜访,刚推开门,宠物狗就跑向李先生并将其扑倒在地,造成惊吓并且腿部受伤;情景3:刘女士在咖啡馆与朋友聊天,宠物猫突然扑向朋友身上,抓伤其肩膀。

起因模糊情境(宠物攻击原因不明确):情景4:白女士在市场购物时,被摊主的宠物猫咬伤脚踝;情景5:王先生在夜晚回小区途中,被张先生的宠物狗咬伤;情景6:韦先生在公园晨练时,被陈先生的宠物狗咬伤。

每阅读完一个情境,参与者需立即完成责任归因任务。即在宠物主人与被咬人之间分配责任分数(0~10分),分配给宠物主人的分数即为对宠物方责任归因的指标。

所有情境判断完成后,参与者报告性别、年龄及是否拥有养宠经历等人口学信息。

## 2.4 结果分析

本研究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LMM)对责任归因进行分析。模型固定效应包括情境类型、宠物接触、二者的交互项,同时将性别、年龄及养宠经历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并为每位参与者设置随机截距以控制被试内依赖性。

分析结果显示,宠物接触主效应显著,  $F(1, 153.25) = 8.01$ ,  $p = 0.005$ ,  $\eta_p^2 = 0.05$ , 更高的宠物接触频率预测了更低的宠物方责任归因 ( $\beta = -0.47$ )。情境类型主效应不显著,  $F(1, 154) = 0.01$ ,  $p = 0.995$ ; 宠物接触与情境类型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154) = 1.76$ ,  $p = 0.187$ 。

虽然总体交互作用未显著,但基于本研究的理论预期——宠物接触对责任归因的负向效应主要存在于起因模糊情境中,我们仍进行了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在起因明确的情境

中，宠物接触对宠物方责任归因无显著影响， $F(1, 151) = 1.31$ ， $p = 0.254$ ；在起因模糊的情境中，宠物接触显著影响宠物方责任归因， $F(1, 151) = 13.02$ ， $p < 0.001$ ， $\eta^2 = 0.08$ ，即更高的宠物接触频率预测更低的宠物方责任归因 ( $\beta = -0.64$ )。

## 2.5 小结

研究 1 发现，宠物接触显著影响对宠物方的责任归因，该效应仅存在于起因模糊情境中，且不受性别、年龄与养宠经历的影响。然而，研究 1 仅能提供相关证据，无法直接验证因果关系。为此，研究 2 将采用实验方法进一步检验这一效应及其内在机制。

## 3 研究 2

研究 2 通过想象启动范式诱发宠物接触，检验其对宠物方责任归因的因果影响，并进一步探究感知危害性的中介作用。此外，研究 2 还将复验情境类型的调节作用。

### 3.1 被试

采用 G\*Power 进行样本量分析，为检测中等效应量 ( $f = 0.25$ ) 在  $\alpha = 0.05$  水平下达到 80% 功效，至少需 128 名参与者。通过见数平台线上发布问卷，剔除未通过注意力检查和回答时长异常的个体后，最终招募 189 名参与者 (63.0% 为女性；68.3% 拥有养宠经历)，年龄 18~60 岁 ( $M = 30.88$ ， $SD = 8.30$ )。

### 3.2 研究设计

采用 2 (宠物接触：接触、对照)  $\times$  2 (情境类型：起因明确、起因模糊) 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对宠物方的责任归因，中介变量为感知危害性。

### 3.3 材料与程序

本研究采用在线实验。参与者首先完成知情同意，随后被随机分配接受不同的启动任务，以诱发宠物接触。参照 Jiang 和 Sedikides (2022) 以及 Wang 等人 (2025) 的方法：宠物接触组观看三张狗、兔子和猫的照片，被要求想象与这些动物共度周末的情景；对照组观看三张城



市行人的照片，被要求想象在街上行走的情景。为强化启动效果，所有参与者需用不少于 50 字描述其想象内容与感受。随后，为检验操纵有效性，参与者需回答两道操纵检验题：

“在刚才的想象任务中，您感受到与宠物互动的程度如何？”（7 点量表，1 = 完全没有，7 = 非常强烈），用于检验宠物接触的操纵是否成功；“您刚才的想象体验是否生动、真实？”（7 点量表，1 = 完全不生动，7 = 非常生动），用于评估参与者想象任务的投入程度。

启动阶段结束后，参与者进入责任归因阶段，再次被随机分配至不同情境，每组参与者阅读 3 则起因明确或起因模糊的宠物伤人情境（材料同研究 1）。阅读后，参与者需完成责任归因任务（同研究 1），并回答两道情境检验题（“宠物伤人发生的原因是否清晰明确？”及“判断责任归因是否容易？”，均为 7 点评分）。

完成归因任务后，参与者填写感知危害性量表（Animal Harmfulness Scale; Piazza et al., 2014; Xu et al., 2023），该量表包含 5 个条目（如“攻击性”、“温顺”），用于测量其对宠物危害性的认知。4 点评分（1=非常不同意，4=非常同意），均分越高，表明感知危害性越强（ $\alpha = 0.85$ ）。

最后，参与者提供性别、年龄、养宠经历等人口学信息，并报告控制变量，包括：对宠物的喜爱度、与宠物主人的心理距离，以及是否有被宠物咬伤或抓伤的负性接触经历，以排除潜在混淆。

### 3.4 结果分析

操纵检验结果显示，接触组的宠物接触（ $M = 6.22, SD = 0.76$ ）显著高于对照组（ $M = 2.52, SD = 1.85$ ）， $F(1, 187) = 333.79, p < 0.001, \eta_p^2 = 0.64$ ；而接触组（ $M = 6.24, SD = 0.80$ ）与对照组（ $M = 6.06, SD = 0.78$ ）报告的想象体验无显著差异， $F(1, 187) = 2.63, p = 0.106$ ，表明宠物接触操纵有效。起因明确组报告的责任归因清晰度（ $M = 4.30, SD = 1.72$ ）显著高于起因模糊组（ $M = 3.32, SD = 1.63$ ）， $F(1, 187) = 16.18, p < 0.001, \eta_p^2 = 0.08$ ，表明情境类型操

纵有效。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宠物接触组对宠物方的责任归因（ $M = 6.63, SD = 1.74$ ）显著小于对照组（ $M = 7.32, SD = 1.38$ ）， $F(1, 185) = 10.05, p = 0.002, \eta_p^2 = 0.05$ 。起因模糊组的宠物方责任归因（ $M = 6.62, SD = 1.53$ ）显著小于起因明确组（ $M = 7.35, SD = 1.63$ ）， $F(1, 185) = 10.94, p = 0.001, \eta_p^2 = 0.06$ 。宠物接触与情境类型交互作用边缘显著（见图1）， $F(1, 185) = 3.83, p = 0.052, \eta_p^2 = 0.02$ 。

基于研究1的发现及本研究的理论预期，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在起因明确情境中，宠物接触对宠物方责任归因无显著影响， $F(1, 185) = 0.70, p = 0.404$ ；在起因模糊情境中，接触组的宠物方责任归因（ $M = 6.05, SD = 1.51$ ）显著小于对照组（ $M = 7.19, SD = 1.33$ ）， $F(1, 185) = 13.85, p < 0.001, \eta_p^2 = 0.0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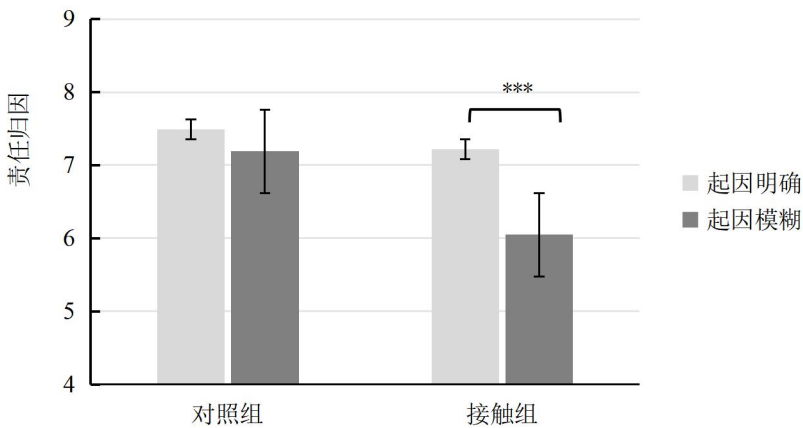


图1 宠物接触与情境类型的交互作用图

注：\*\*\* $p < 0.001$

控制性别、年龄、养宠经历、心理距离、负性接触经历与喜爱度后，宠物接触主效应显著， $F(1, 179) = 6.34, p = 0.013, \eta_p^2 = 0.03$ ；情境类型主效应显著， $F(1, 179) = 10.18, p = 0.002, \eta_p^2 = 0.05$ ；交互作用边缘显著： $F(1, 179) = 3.67, p = 0.057, \eta_p^2 = 0.02$ 。

为检验感知危害性在宠物接触（0=对照组，1=接触组）与宠物方责任归因之间的中介

作用，以及情境类型（1=起因明确，2=起因模糊）对直接路径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 Process 模型 5 进行有调节的中介分析（图 2）。控制性别、年龄、养宠经历、心理距离、负性接触经历与喜爱度后，感知危害性间接效应显著(95%CI [-0.13, -0.02])，表明感知危害性在宠物接触和宠物方责任归因之间起中介作用；宠物接触与情境类型的交互项对宠物方责任归因的预测作用显著(95%CI [-0.56, -0.01])，表明情境类型调节宠物接触与宠物方责任归因之间的直接路径。

简单斜率分析显示，在起因明确情境中，宠物接触对宠物方责任归因无显著影响 ( $\beta = 0.02, t = 0.18, p = 0.857$ )；在起因模糊情境中，宠物接触显著负向预测宠物方责任归因 ( $\beta = -0.26, t = -2.52, p = 0.01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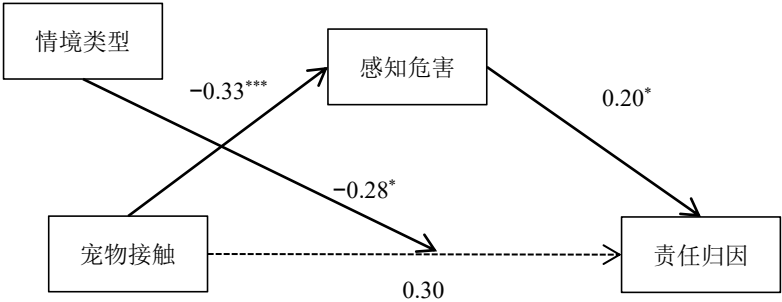


图 2 有调节的中介路径图

注：\*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3.5 小结

本研究验证并深化了研究 1 的结论，揭示了宠物接触通过降低感知危害性，进而减少对宠物方的责任归因。此外，研究再次证实了宠物接触对责任归因的影响仅在起因模糊情境中显著。所有发现均在控制性别、年龄及养宠经历等协变量后保持稳健。

4 研究 3

基于研究 2 的发现，研究 3 进一步聚焦于起因模糊情境，并采用视频范式以增强生态效度。研究 3 旨在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再次检验上述中介机制的稳健性；二是探索该心理机制

的行为后果，即对宠物方责任归因的降低是否会影响个体对被咬方的赔偿支持。

#### 4.1 被试

先验分析 (G\*Power) 显示，为检测中等效应量 ( $f = 0.25$ )，在  $\alpha = 0.05$  水平下达到 80% 功效，至少需 128 名参与者。剔除未通过注意力检查和回答时长异常的个体后，最终招募 210 名参与者 (57.6% 为女性，59.0% 拥有养宠经历)，年龄 18~57 岁 ( $M = 29.78$ ,  $SD = 7.78$ )。

#### 4.2 研究设计

采用单因素两水平 (宠物接触: 接触 vs. 对照) 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为对宠物方的责任归因、赔偿支持，中介变量为感知危害性。

#### 4.3 材料与程序

本研究采用视频诱发宠物接触。参与者首先完成知情同意，随后被随机分配至宠物接触组或控制组。宠物接触组参与者观看一段 2 分钟的视频，内容为猫狗的亲昵互动场景；控制组观看一段时长相当的中性野生动物视频。两段视频均无声音。视频结束后，为强化启动效果并检验操纵有效性，参与者需简要描述观看感受，并完成操纵检验题：“观看该视频是否让你感觉像是在与宠物接触或互动？”，7 点评分 (1=完全没有，7=非常强烈)。视频有效性分析见附录 5。

随后，参与者进入归因判断阶段。本研究聚焦于归因过程最受个体经验影响的模糊情境，因此所有参与者均需阅读 3 则起因模糊的宠物伤人情境 (同研究 1 起因模糊情境，顺序随机)。每阅读完一个情境，参与者需完成两项任务：首先进行责任归因 (同研究 1)；随后进行赔偿支持评估，即判断宠物主人应承担的医疗费用比例 (0%~100%； $\alpha = 0.83$ )。三个情境评分分别取平均值，形成责任归因与赔偿支持两个因变量指标。完成所有情境判断后，参与者填写感知危害性量表 (同研究 2， $\alpha = 0.81$ )。实验最后，参与者报告性别、年龄和养宠经历等人口学信息。

#### 4.4 结果分析

操控检验结果显示，宠物接触组在感知宠物接触评分上（ $M = 6.23$ ,  $SD = 0.64$ ）显著高于控制组（ $M = 5.11$ ,  $SD = 1.37$ ）， $F(1,208) = 59.99$ ,  $p < 0.001$ ,  $\eta_p^2 = 0.22$ ，表明宠物接触操控有效。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宠物接触组的宠物方责任归因（ $M = 7.60$ ,  $SD = 1.32$ ）显著低于对照组（ $M = 8.08$ ,  $SD = 1.45$ ）， $F(1, 208) = 6.25$ ,  $p = 0.013$ ,  $\eta_p^2 = 0.03$ 。控制性别、年龄及养宠经历后，效应仍显著， $F(1, 205) = 6.78$ ,  $p = 0.010$ ,  $\eta_p^2 = 0.03$ 。

为进一步探讨宠物接触对宠物方责任归因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采用 PROCESS 模型 4 进行中介分析，控制性别、年龄及养宠经历。结果显示，宠物接触（0=控制，1=接触）能显著负向预测感知危害性，而更低的感知危害性进一步预测更低的宠物方责任归因，间接效应显著（95%CI [-0.21, -0.07]），表明感知危害性在宠物接触与宠物方责任归因之间起中介作用（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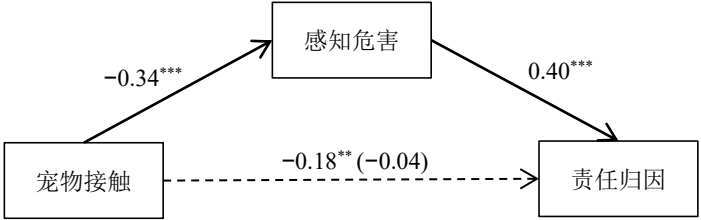


图 3 感知危害性的中介路径

为检验责任归因是否延续至行为意向层面，采用 PROCESS 模型 6 进行链式中介分析。以宠物接触为自变量，感知危害性与责任归因为链式中介，赔偿支持为因变量，控制性别、年龄及养宠经历。结果显示，感知危害性与宠物方责任归因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95%CI [-0.11, -0.03]），表明宠物接触通过降低感知危害性与宠物方责任归因，进一步减少对被咬方的赔偿支持（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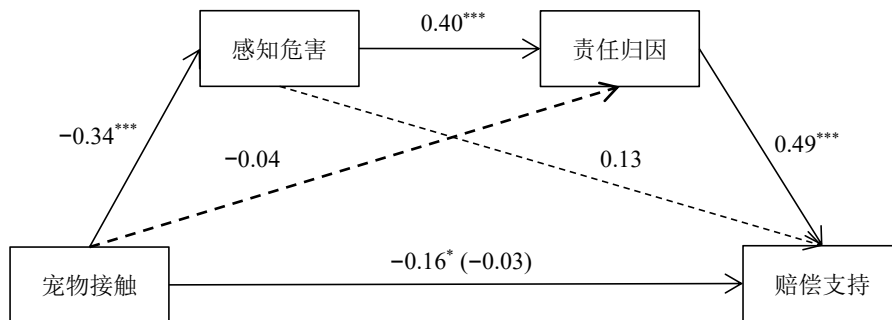


图4 感知危害性与责任归因的链式中介路径

#### 4.5 小结

研究3采用视频启动范式，在起因模糊的情境中进一步验证并拓展了研究2的发现。结果表明，宠物接触通过降低感知危害性，进而减少责任归因，并显著降低个体对被咬方的赔偿支持，形成了“宠物接触增加—感知危害性降低—责任归因减少—赔偿支持降低”的链式中介机制。

### 5 研究4

研究4将实验场景拓展至更具生态效度的真实互动情境，旨在进一步检验宠物接触对宠物方责任归因和赔偿支持的影响。具体而言，研究4探讨了真实宠物接触是否同样能够通过降低感知危害性，减少对宠物方的责任归因，并降低个体对被咬方的赔偿支持。此外，研究4还将参与者的宠物喜爱度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以排除潜在混淆。

#### 5.1 被试

采用G\*Power进行样本量分析，为检测中等效应量（ $f = 0.25$ ）在 $\alpha = 0.05$ 水平下达到80%功效，至少需128名参与者。在中国广西桂林现场招募了170名参与者。排除未通过注意力检测题与未完成全部作答的被试后，最终招募156名参与者（74.4%为女性，22.4%拥有养宠经历），年龄18~28岁（ $M = 21.03$ ,  $SD = 2.20$ ）。所有参与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在完成实验后获得现金报酬。

#### 5.2 研究设计



采用单因素两水平（宠物接触：接触 vs. 对照）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为对宠物主人的责任归因，对被咬方的赔偿支持，中介变量为感知危害性。

### 5.3 材料与程序

本研究在真实环境中开展，以提升生态效度。参照 Wang 等人(2025)的方法，本研究在桂林市开展。在实验人员陪同下，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前往宠物店（宠物接触条件）或便利店（对照条件）。在宠物接触条件下，参与者与猫或狗进行了短暂互动；在对照条件下，参与者则完成了与购物相关的常规任务，在此期间不接触任何动物。两个地点相距不到 1 公里，且均位于相似的商业环境中。

随后，所有参与者以随机顺序阅读 3 个起因模糊的宠物伤人情境（材料同研究 3）。每个情境呈现后，参与者需依次完成两项判断：首先进行责任归因（同研究 1），随后进行赔偿支持评估（0%~100%； $\alpha = 0.86$ ）。完成所有的情境判断后，参与者填写感知危害性量表（同研究 2； $\alpha = 0.65$ ）。

实验最后，参与者报告对宠物的喜爱度，并提供性别、年龄、养宠经历等人口学信息。

### 5.4 结果分析

方差分析显示，宠物接触组对宠物方的责任归因 ( $M = 6.00, SD = 1.46$ )显著低于控制组 ( $M = 6.86, SD = 1.52$ )， $F(1, 154) = 13.20, p < 0.001, \eta_p^2 = 0.08$ 。在控制性别、年龄、养宠经历和喜爱度后，效应仍显著， $F(1, 150) = 7.14, p = 0.008, \eta_p^2 = 0.05$ 。

采用 PROCESS 模型 4 进行中介分析，并控制性别、年龄、养宠经历和喜爱度。结果显示，宠物接触（0=控制，1=接触）显著预测感知危害性与责任归因，且感知危害性显著预测责任归因，间接效应显著(95%CI [-0.24, -0.03])，表明感知危害性在宠物接触与责任归因中起中介作用（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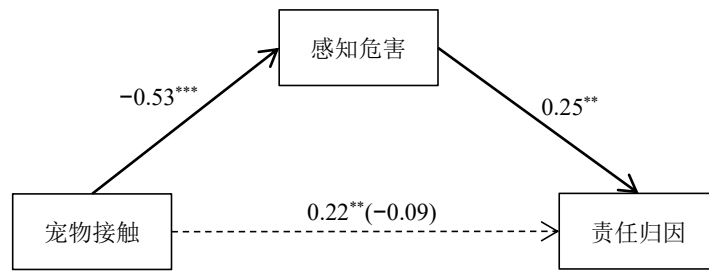


图5 感知危害性的中介路径

采用 PROCESS 模型 6，以宠物接触为自变量（0=控制，1=接触），感知危害性与责任归因为链式中介，赔偿支持为因变量进行链式中介分析，同时控制性别、年龄、养宠经历和喜爱度。结果显示，感知危害性和责任归因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95%CI [-0.16, -0.02])，链式中介成立（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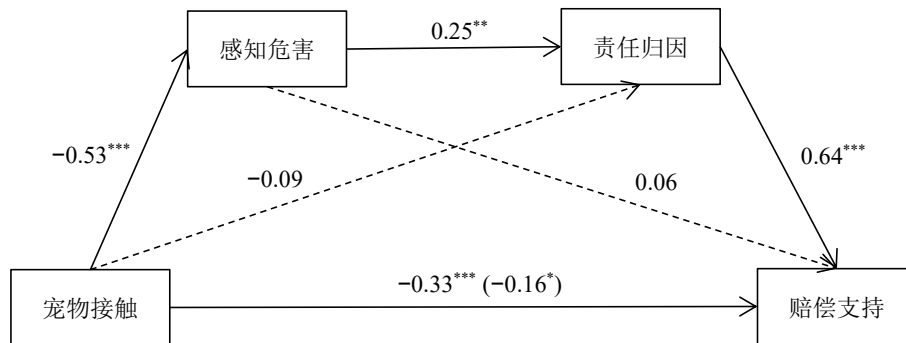


图6 感知危害性与责任归因的链式中介路径

为综合评估本研究（研究 2~4）发现的一致性 & 稳健性，我们对研究 2、研究 3 和研究 4 进行了微型元分析 (mini meta-analysis; 见 Goh et al., 2016)。这一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整合同一研究者在不同条件下产生的多项研究结果，以提高效应量估计的精确度，并为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提供 stronger 的证据 (Xu et al., 2025; 纪婷婷 等, 2025)。本文采用 Goh 等人(2016)的方法，基于 3 项研究的效应量 Cohen's  $d$  和样本量，使用 JASP 通过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整合分析。结果显示，三项研究的合并效应量 (Cohen's  $d$ ) 为 -0.45, 95% CI [-0.82, -0.08]，表明宠物接触对宠物方责任归因的负向影响具有中等程度的稳健效应。

## 5.5 小结

研究 4 在真实情境下检验了宠物接触通过降低感知危害性，进而减少对宠物方的责任归

因,并进一步降低了对被咬方的赔偿支持,支持了链式中介的有效性。微型元分析结果表明,宠物接触对宠物方的责任归因的负向影响是稳健且可重复的,为本研究的证据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支撑。

## 6 总讨论

本文通过四项递进式实验,考察了宠物接触如何影响个体在宠物伤人事件中的责任归因。结果显示,宠物接触会显著降低个体对宠物方的责任归因,且该效应仅在事件起因模糊的情境下出现。该效应的核心机制在于,宠物接触通过降低个体对宠物危害性的感知来减少责任归因。这一认知路径还削弱了对被咬方的赔偿支持。当事件起因明确时,客观信息主导了判断,接触经验的作用不再显现。这一发现表明,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境下,个体的归因判断并非完全基于客观事实,而受到其既有的经验的影响。研究结果整体上支持了归因理论在人宠互动这一非人类主体情境中的适用性,并为理解公众在相关纠纷中的判断差异提供了心理学视角。

### 6.1 宠物接触与责任归因

本研究提示,宠物接触对责任归因的降低作用可能主要发生在起因模糊的情境中。当事件线索清晰时,个体可以直接依据客观证据做出判断,此时个人经验的补充价值有限。而当客观信息不足时,个体倾向于依赖自身经验来填补信息缺口,这可能是归因偏差产生的原因之一。

从归因理论来看,这一结果拓展了对归因信息加工过程的理解。凯利指出归因需要依赖特异性、一致性和共识性等信息 (Kelley, 1973)。而在现实宠物伤人事件中,这些信息常常缺失。此时,个体的认知加工模式从理性分析转向经验启发。研究表明,宠物接触作为一种启发式资源,在信息模糊时替代了缺失的客观线索,主导了责任归属的判断。这为归因如何受限于信息环境这一问题提供了实证证据。

此外，研究发现宠物接触的效应独立于是否养宠这一社会身份。这意味着，驱动归因偏差的核心并非养宠人这个标签，而是与宠物互动的实际心理体验。一个非养宠人如果经常接触宠物，也可能表现出类似偏误；反之，一个养宠人如果缺乏积极互动，则未必会减轻归责。这一发现提示，未来研究应更关注经验的质量与频率，而非简单的群体划分。

## 6.2 危害性感知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宠物接触影响责任归因的内在机制：感知危害性的中介作用。宠物接触经验通过降低个体对宠物是否有危险的主观评估，进而降低了对宠物方的责任归因。

从社会认知与道德判断的视角来看，感知危害性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源于个体的宠物接触，反映了对宠物是否危险的认知评估。另一方面，它又作为归因推断的起点：当个体认为宠物危害性较低时，更倾向于将伤害事件解释为情境性的（如被咬方挑衅），而非宠物的内在恶意。正是通过这种从风险评估到责任归因的转化，感知危害性成为连接接触与归因的核心环节。既有研究指出，感知危害性会影响责任分配 (Goodwin & Benforado, 2015)。本研究进一步通过中介模型揭示了其在经验与归因之间的传导作用。

尽管宠物接触可能影响个体的情感态度，但本研究聚焦于感知危害性，考虑其在因果解释中的直接功能。相较于一般情感评价，危害性更直接指向行为后果的可归责性，在责任归因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该机制的稳健性也得到了多重证据的支持：控制负性接触经历后，中介效应依然显著，表明这一机制并非简单源于情感反应，而是对潜在威胁的认知评估。此外，该中介路径在不同研究范式下均表现出良好的稳健性，说明该机制具有较高的跨情境一致性与可重复性。

本研究还进一步追踪了这一认知链条的行为后果。宠物接触通过“降低感知危害性—减少责任归因”的路径，最终削弱了个体对被咬方的赔偿支持意愿。这一结果与 Weiner (1995) 的归因—情感—行为模型相一致，即责任判断是后续行为意向（如是否支持赔偿）的前置条

件。同时，本研究也发现，责任归因并不能完全解释赔偿支持的变化，这说明从归因判断到行为意向的转化中，还可能涉及共情、伤害严重性评估等其他因素，这也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 6.3 研究意义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深化了对责任归因的理解。

首先，检验了归因理论在非标准情境中的适用性。传统归因理论默认行为主体具有可推断的意图，但本研究聚焦于行为主体（宠物）与责任主体（主人）分离的特殊情境。结果发现，当意图路径受阻时，个体能灵活转向威胁评估作为替代性归因线索。这为理解归因理论在复杂、跨物种社会事件中的边界条件提供了新证据。

其次，揭示了经验影响归因的认知路径。通过构建“宠物接触—感知危害性—责任归因”的中介模型，发现个体并非直接依据经验作出判断，而是通过改变对行为主体危害性的认知评估，进而影响归因。这将经验对归因判断的影响从结果层面的相关推进到机制层面的解释。

第三，发现了归因加工方式的情境依赖性。当行为意图难以判定时，个体的归因加工可能从意图推断转向威胁评估，更倾向于依据对行为主体危险性的感知进行责任归因。这说明，人们在归因时会根据当下掌握的信息灵活切换判断依据，而非固守单一策略。

现实层面，本研究为理解公众在宠物伤人事件中的舆论分歧提供了心理学依据。研究发现，个体的宠物接触会通过影响其对宠物的危害性评估，进而左右其责任归因与赔偿支持意愿，且这一效应在信息模糊情境中尤为显著。这表明，在舆论引导、媒体传播和纠纷调解中，需要意识到公众的判断并非完全基于事实，而是被其个人经验所塑造。因此，有效的公共沟通策略应考虑如何提供清晰、客观的风险信息，以减少经验差异带来的归因分歧。

### 6.4 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尽管本研究建立了较为稳健的证据链，但仍有若干局限值得未来研究关注。

第一，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有待进一步验证。本研究主要选取了常见的小型温顺宠物（如猫、小型犬），未系统考察宠物类型、体型、品种等特征的调节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动物的婴儿图式会影响人类的照料意愿和评价（Archer & Monton, 2011; Borgi & Cirulli, 2016）。未来研究可检验当宠物是大型犬或非常规宠物时，接触经验是否还能同样有效地降低危害性感知。

第二，宠物接触的性质有待进一步区分。本研究聚焦于正向或中性的接触，虽在统计上控制了负性接触，但未将其作为自变量深入分析。群际接触的研究表明负性接触对态度的影响往往更强、更持久（Barlow et al., 2012）。负性接触（如被咬伤）很可能通过恐惧或创伤反应影响归因，其机制可能不同于本研究发现的认知路径。此外，未来研究也可进一步区分直接与间接接触的不同作用。

第三，心理机制可进一步整合情感路径。本研究主要揭示了基于威胁评估的认知路径，但归因判断同样深受情感因素影响。例如，共情作为驱动亲社会行为与道德判断的关键情感变量（Batson, 2010），未来可考察宠物接触是否通过增强对宠物的共情（如将宠物视为家庭一员；Zilcha-Mano et al., 2011）来影响归因，并厘清这一情感路径与认知路径是独立作用还是相互协同。

第四，测量方式可进一步完善。本研究的核心变量均采用自陈报告。前三项研究中感知危害性量表信度良好，但研究 4 现场试验中该量表信度相对偏低，可能是现场实验受真实场景干扰、被试作答状态等因素影响，使得测量存在一定随机误差。未来研究应加强关注现场实验环境及被试状态，同时结合内隐测验、行为指标，或依托虚拟现实技术构建仿真实验场景，同步采集行为决策与生理数据（Cheng et al., 2025; Hein et al., 2011），以减少自陈偏差。

最后，现实情境的复杂性需要更系统考察。为厘清机制，本研究有意控制了部分现实因素（如主人过失程度、受害者过往行为）。在真实世界中，客观证据与主观经验常交织在一



起。未来研究可在更复杂的情境中考察多种信息同时存在时，宠物接触的权重与边界。

## 7 结论

本研究发现，在事件起因模糊的宠物伤人情境中，个体的宠物接触会通过降低对宠物危害性的感知，进而减少对宠物方的责任归因，并最终降低对被咬方的赔偿支持意愿。

## 参考文献

- Alicke, M. D. (2000). Culpable control and the psychology of blam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6(4), 556–574.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26.4.556>
- Allport, G. W. (1954).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537). Addison-Wesley.
- Amiot, C. E., & Bastian, B. (2017). Solidarity with animals: Assessing a relevant dimension of social identification with animals. *PLOS One*, 12(1), e0168184.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68184>
- Araújo, D., Lima, C., Mesquita, J. R., Amorim, I., & Ochoa, C. (2021). Characterization of Suspected Crimes against Companion Animals in Portugal. *Animals*, 11(9), 2744. <https://doi.org/10.3390/ani11092744>
- Archer, J., & Monton, S. (2011). Preferences for infant facial features in pet dogs and cats. *Ethology*, 117(3), 217–226. <https://doi.org/10.1111/j.1439-0310.2010.01863.x>
- Arthi & Annis Fathima. (2017). pet animals' behavior analysis: A review. *Asi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and Clinical Research*, 10(13), 171. <https://doi.org/10.22159/ajpcr.2017.v10s1.19630>
- Bailey. (1998). Psychological kinship: Implications for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Psychotherapy*, 25(1), 132–141.  
<https://doi.org/10.1037/h0085309>
- Barlow, F. K., Paolini, S., Pedersen, A., Hornsey, M. J., Radke, H. R. M., Harwood, J., Rubin, M., & Sibley, C. G. (2012). The contact caveat: Negative contact predicts increased prejudice more than positive contact predicts reduced prejudice.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8(12), 1629–1643.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12457953>
- Batson, C. D. (2010). *Altruism in hum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5341065.001.0001>
- Betancourt, H. (1990). An attribution-empathy model of helping behavior: Behavioral intentions and judgments of help-giv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6(3), 573–591.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90163015>

Betancourt, H., & Blair, I. (1992). A cognition (attribution)-emotion model of violence in conflict situa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8(3), 343–350.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92183011>

Borgi, M., & Cirulli, F. (2016). Pet face: Mechanisms underlying human-animal relationship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6.00298>

Brewer, M. B. (1979). In-group bias in the minimal intergroup situation: A cognitive-motivational 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6(2), 307–324.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86.2.307>

China Medical Rescue Association. (2021). *Animal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ummit forum*.

[https://dwzs2021.sciconf.cn/cn/web/index/1630\\_132107](https://dwzs2021.sciconf.cn/cn/web/index/1630_132107)

Chen Shiping, Cui Xin. (2015). Development of Ingroup and Outgroup Favouritism from Social Identity Theory

Perspective. *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13(3): 422-427.

[陈世平, 崔鑫. (2015). 从社会认同理论视角看内外群体偏爱的发展. *心理与行为研究*, 13(3), 422–427.]

Clement, G. (2013). Animals and moral agency: The recent debate and its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Animal Ethics*,

3(1), 1–14. <https://doi.org/10.5406/janimaethics.3.1.0001>

Cochrane, A. (2009). Do animals have an interest in liberty? *Political Studies*, 57(3), 660–679.

<https://doi.org/10.1111/j.1467-9248.2008.00742.x>

Darley, J. M., & Pittman, T. S. (2003). The psychology of compensatory and retributive justi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7(4), 324–336.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57PSPR0704\\_05](https://doi.org/10.1207/S15327957PSPR0704_05)

Delgado, M. M., & Reevy, G. M. (2024). A Comparison of People's Attachments to Romantic Partners and Pet

Cats. *Anthrozoös*, 37(3), 519–533. <https://doi.org/10.1080/08927936.2024.2314387>

Dotson, M. J., & Hyatt, E. M. (2008). Understanding dog-human companionship.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Animal Companions, Consumption Experiences, and the Marketing of Pets: Transcending Boundaries in the*

*Animal-Human Distinction*, 61(5), 457–466. <https://doi.org/10.1016/j.jbusres.2007.07.019>

Faul, F., Erdfelder, E., Lang, A.-G., & Buchner, A. (2007). G\*Power 3: A flexible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program for the social, behavior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39(2), 175–191. <https://doi.org/10.3758/bf03193146>

Fishbein, M., & Ajzen, I. (1973).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A theoretical not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9(2), 148–153. [https://doi.org/10.1016/0022-1031\(73\)90006-1](https://doi.org/10.1016/0022-1031(73)90006-1)

Fournier, A. K., Berry, Thomas D., Letson, Elizabeth, & Chanen, R. (2016). The human–animal interaction scale: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Anthrozoös*, 29(3), 455–467. <https://doi.org/10.1080/08927936.2016.1181372>

Gaunet, F., Pari-Perrin, E., & Bernardin, G. (2014). Description of Dogs and Owners in Outdoor Built-Up Areas and Their More-Than-Human Issue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54(3), 383–401. <https://doi.org/10.1007/s00267-014-0297-8>

Goh, J. X., Hall, J. A., & Rosenthal, R. (2016). Mini meta-analysis of your own studies: Some arguments on why and a primer on how.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10(10), 535–549. <https://doi.org/10.1111/spc3.12267>

Goodwin, G. P., & Benforado, A. (2015). Judging the Goring Ox: Retribution Directed Toward Animals. *Cognitive Science*, 39(3), 619–646. <https://doi.org/10.1111/cogs.12175>

Graeber, T. (2023). Inattentive inferenc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1(2), 561–592. <https://doi.org/10.1093/jeea/jvac052>

Grajfoner, D., Ke, G. N., & Wong, R. M. M. (2021). The Effect of Pets on Human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during COVID-19 Lockdown in Malaysia. *Animals*, 11(9), 2689. <https://doi.org/10.3390/ani11092689>

Heider, F. (1958).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326). John Wiley & Sons Inc.

<https://doi.org/10.1037/10628-000>

Iojă, C. I., Rozyłowicz, L., Pătroescu, M., Niță, M. R., & Vănaș, G. O. (2011). Dog walkers' vs. other park visitors'

perceptions: The importance of planning sustainable urban parks in bucharest, romania.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03(1), 74–82. <https://doi.org/10.1016/j.landurbplan.2011.06.002>

Janssens, M., Janssens, E., Eshuis, J., Lataster, J., Simons, M., Reijnders, J., & Jacobs, N. (2021). Companion

Animals as Buffer against the Impact of Stress on Affect: An Experience Sampling Study. *Animals*, 11(8),

2171. <https://doi.org/10.3390/ani11082171>

Ji Tingting, WANG Jia, DING Yi. (2025). Are we more empathetic towards stray animals or homeless individuals?

An attributional responsibility approach.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7(5), 838-859.

[纪婷婷, 王嘉, 丁毅. (2025). 人们更同情流浪动物还是流浪汉?基于责任归因视角的解释. *心理学报*, 57(5),

838. <https://doi.org/10.3724/SP.J.1041.2025.0838>]

Jiang, T., & Sedikides, C. (2022). Awe motivates authentic-self pursuit via self-transcendence: Implications for

prosoci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3(3), 576–596.

<https://doi.org/10.1037/pspi0000381>

Jones, E. E., & Davis, K. E. (1965). From acts to dispositions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In person perceptio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 219–266. [https://doi.org/10.1016/S0065-2601\(08\)60107-0](https://doi.org/10.1016/S0065-2601(08)60107-0)

Kawai, Y., Miyake, T., Park, J., Shimaya, J., Takahashi, H., & Asada, M. (2023). Anthropomorphism-based causal

and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s to robots. *Scientific Reports*.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3-39435-5>

Kelley, H. H. (1967). Attribution theory in social psychology.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15, 192–238.

Kelley, H. H. (1973). The processes of causal attribu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28(2), 107–128.

<https://doi.org/10.1037/h0034225>

Lakestani, N. N., Donaldson, M. L., & Waran, N. (2014). Interpretation of Dog Behavior by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 *Anthrozoös*, 27(1), 65–80. <https://doi.org/10.2752/175303714X13837396326413>

Lee, H.-S., Shepley, M., & Huang, C.-S. (2009). Evaluation of off-leash dog parks in texas and florida: A study of use patterns, user satisfaction, and perception.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92(3), 314–324. <https://doi.org/10.1016/j.landurbplan.2009.05.015>

Mitchell, T. R., & Kalb, L. S. (1982). Effects of job experience on supervisor attributions for a subordinate's poor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67(2), 181–188. <https://doi.org/10.1037/0021-9010.67.2.181>

Mota-Rojas, D., Mariti, C., Zdeinert, A., Riggio, G., Mora-Medina, P., Reyes, A. D. M., Gazzano, A., Domínguez-Oliva, A., Lezama-García, K., José-Pérez, N., & Hernández-Ávalos, I. (2021). Anthropomorphism and Its Adverse Effects on the Distress and Welfare of Companion Animals. *Animals*, 11(11), 3263. <https://doi.org/10.3390/ani11113263>

Owczarczak-Garstecka, S. C., Watkins, F., Christley, R., Yang, H., & Westgarth, C. (2018). Exploration of Perceptions of Dog Bites among YouTube™ Viewers and Attributions of Blame. *Anthrozoös*, 31(5), 537–549. <https://doi.org/10.1080/08927936.2018.1505260>

PaiData. (2026). *2026 China Pet Industry White Pap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26 China Pet Industry Data Conference, Suzhou, China.

[派读宠物行业大数据平台. (2026). *2026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 2026 年中国宠物行业数据发布会, 宿州, 中国.]

Piazza, J., Landy, J. F., & Goodwin, G. P. (2014). Cruel nature: Harmfulness as an important, overlooked dimension in judgments of moral standing. *Cognition*, 131(1), 108–124. <https://doi.org/10.1016/j.cognition.2013.12.013>

Shaver, K. G. (1985). *The attribution of blame: Causality, responsibility, and blameworthiness* (1985th edition). Springer.



- Sueur, C., Forin-Wiart, M.-A., & Pelé, M. (2020). Are They Really Trying to Save Their Buddy? The Anthropomorphism of Animal Epimeletic Behaviours. *Animals*, 10(12), 2323. <https://doi.org/10.3390/ani10122323>
- Walsh, F. (2009). Human-animal bonds I: The relational significance of companion animals. *Family Process*, 48(4), 462–480. <https://doi.org/10.1111/j.1545-5300.2009.01296.x>
- Wan, M., Bolger, N., & Champagne, F. A. (2012). Human perception of fear in dogs varies according to experience with dogs. *PLOS One*, 7(12), e51775.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51775>
- Wang, M., Xue, H., Zuo, S., Zhang, S., & Xu, K. (2025). Satisfying your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Pet contact promote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42, 113225.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25.113225>
- Weiner, B. (1995). *Judgments of responsibility: A foundation for a theory of social conduct* (301). Guilford Press.
- Xin, X., Cheng, L., Li, S., Feng, L., Xin, Y., & Wang, S. (2021). Improvement to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pet ownership may hav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fluence during COVID-19 epidemic. *Animal Science Journal*, 92(1), e13624. <https://doi.org/10.1111/asj.13624>
- Xu, K., Chen, J., Xue, H., Ou, Q., Han, Z., Zhang, J., Xu, Y., & Zhang, S. (2025). Will you make pets an integral part of your self? An exploration of the memory processing advantage of pet-related information.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7(8), 1378. <https://doi.org/10.3724/SP.J.1041.2025.1378>
- [徐科朋, 陈佳莉, 薛宏, 欧倩倩, 韩振华, 张积家, 许燕, 张姝玥. (2025). 宠物能融入人类的自我吗? 宠物相关信息的记忆加工优势探索. *心理学报*, 57(8), 1378. <https://doi.org/10.3724/SP.J.1041.2025.1378>]
- Xu, K., Ou, Q., Xue, H., Luo, D., Zhang, S., & Xu, Y. (2023). Traditional pettism: The influence of pet ownership status, pet type, and pet properties on pet moral standing.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5(10), 1662. <https://doi.org/10.3724/SP.J.1041.2023.01662>

[徐科朋, 欧倩倩, 薛宏, 罗冬丽, 张姝玥, 许燕. (2023). 传统宠物主义: 养宠人身份、宠物类型与宠物特质对宠物道德地位的影响. *心理学报*, 55(10), 1662–1676.]

Xu, K., Yan, J., Wang, M., Zhang, S., & Lin, S. (2025). Shifting perceptions: The role of pet ownership and harmfulness in aggressive judgments of pet behavior. *Applied Animal Behaviour Science*, 286, 106602. <https://doi.org/10.1016/j.applanim.2025.106602>

Xu, R., Ding, Y., Guo, Y., & van Prooijen, J.-W. (2025). System-justifying beliefs buffer against psychological distres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64(1), e12779. <https://doi.org/10.1111/bjso.12779>

Zhang Aiqing, Liu Huashan. (2003). ATTRIBUTIONAL ANALYSIS OF INTERPERSONAL JUDGMENT OF RESPONSIBILITY AND BEHAVIORAL REACTION STRATEGIES. , 35(02), 231-236.

[张爱卿, 刘华山. (2003). 人际责任推断与行为应对策略的归因分析. *心理学报*, 2, 231–236.]

Zilcha-Mano, S., Mikulincer, M., & Shaver, P. R. (2011). An attachment perspective on human–pet relationships: Conceptualization and assessment of pet attachment orientation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5(4), 345–357. <https://doi.org/10.1016/j.jrp.2011.04.001>

## 附录 1 宠物伤人情境材料

文本有效性分析见：[https://osf.io/3h8xj/?view\\_only=9bd9394d53de4d679f96a2e631b10d47](https://osf.io/3h8xj/?view_only=9bd9394d53de4d679f96a2e631b10d47)

起因明确情境（宠物主动攻击）：

情景 1：张女士在家招待客人时，张女士的宠物猫突然从沙发下跳出，抓伤客人手臂；

情景 2：王先生在院子里养了一条宠物狗。某日，李先生登门拜访，刚推开门，宠物狗就跑向李先生并将其扑倒在地，造成惊吓并且腿部受伤；

情景 3：刘女士在咖啡馆与朋友聊天，宠物猫突然扑向朋友身上，抓伤其肩膀。

起因模糊情境（宠物攻击原因不明确）：

情景 4：白女士在市场购物时，被摊主的宠物猫咬伤脚踝；

情景 5：王先生在夜晚回小区途中，被张先生的宠物狗咬伤；

情景 6：韦先生在公园晨练时，被陈先生的宠物狗咬伤。

附录 2 人宠互动量表 (Human–Animal Interaction Scale; Fournier et al., 2016)

项目	从不	很少	一般	经常	非常频繁
观察宠物	0	1	2	3	4
在宠物附近停留	0	1	2	3	4
抚摸宠物	0	1	2	3	4
对宠物说话	0	1	2	3	4
拥抱宠物	0	1	2	3	4
与宠物玩耍	0	1	2	3	4
亲吻宠物	0	1	2	3	4
为宠物梳理毛发	0	1	2	3	4
主动给宠物喂食	0	1	2	3	4
尝试训练或教宠物小技巧	0	1	2	3	4
抱起或托住宠物	0	1	2	3	4
给宠物拍照或与宠物合影	0	1	2	3	4
拒绝或回避与宠物互动*	0	1	2	3	4
对宠物表现出攻击性行为*	0	1	2	3	4

注：\*为反向计分

附录 3 动物危害性量表 (Animal Harmfulness Scale; Piazza et al., 2014; Xu et al., 2023)

项目	非常不同意	有点不同意	有点同意	非常同意
宠物具有攻击性	1	2	3	4
宠物是凶狠的	1	2	3	4
宠物是具有敌意的	1	2	3	4
宠物是平和的*	1	2	3	4
宠物是温顺的*	1	2	3	4

注：\*为反向计分

附录 4 想象启动图片 (研究 2; Jiang & Sedikides 2022; Wang et al., 2025)

宠物接触组:



对照组:



## 附录 5 宠物接触启动视频（研究 3）

视频有效性分析请见：[https://osf.io/3h8xj/?view\\_only=9bd9394d53de4d679f96a2e631b10d47](https://osf.io/3h8xj/?view_only=9bd9394d53de4d679f96a2e631b10d47)

### 宠物接触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n5iz1EA2/?vd\\_source=65808188b45286a2015d1a080bf47779](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n5iz1EA2/?vd_source=65808188b45286a2015d1a080bf47779))



### 野生动物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3x5izGEz6/?vd\\_source=65808188b45286a2015d1a080bf47779](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3x5izGEz6/?vd_source=65808188b45286a2015d1a080bf47779))



# **The Impact of Pet Contact on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Harmfulness**

Kepeng Xu<sup>1234</sup> Jie Yan<sup>1</sup> Jiali Chen<sup>1</sup> Hong Xue<sup>12</sup> Dengxuan Bai<sup>5</sup>

Shuang Lin<sup>12</sup> Shuyue Zhang<sup>12</sup>

<sup>1</sup>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aculty of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sup>2</sup>Guangxi 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ve Science and Mental Health, Guilin, 541004, China

<sup>3</sup>Qiongtai Normal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Child Cognition & Behavior Development of Hainan Province, Haikou, 570100, China

<sup>4</sup>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al Psychology,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00, China

<sup>5</sup>Institute of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Hexi University, Zhangye 734000, China

## **Abstract**

With the growing integration of pets into urban life, pet-related injuries have become more common. These incidents often involve ambiguous causes, leading to public disagreement over responsibility. Psychologically, how people assign blame in ambiguous situations is not well understood. We propose that pet contact influences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hypothesizing that more pet contact would result in less blame being assigned to the pet party diad (the pet and its owner), especially when the cause of the incident is unclear, and that this effect would occur through reduced perceived pet harmfulness. This reduction in perceived harmfulness was also expected to subsequently decrease support for victim compensation, extending the attributional chain to behavioral intentions.

Four studies were conducted with Chinese adults recruited online and locally. Study 1 ( $N = 156$ ) wa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measuring self-reported pet contact and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across two types of pet injury scenarios: clear and ambiguous. Study 2 ( $N = 189$ ) experimentally manipulated pet contact via an imagination task. Study 3 ( $N = 210$ ) used video priming. Study 4 ( $N = 156$ ) employed real interactions in a real pet store versus a real store. Measures included pet contact frequency, perceived harmfulness,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to the



pet party, and support for victim compensation. The analyses used ANOVA, linear mixed models, and mediation analysis, controlling for pet ownership, age, gender, and pet liking.

Study 1 showed that more pet contact predicted less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to the pet party diad in ambiguous scenarios ( $\beta = -0.45, p = 0.010$ ), but no effect in clear situations. Study 2 found that the pet contact group attributed less responsibility to pet party diad ( $p < 0.001$ ) and perceived pets as less harmful, with mediation confirmed (95% CI  $[-0.25, -0.04]$ ). Study 3 replicated this finding and demonstrated a sequential mediation: from pet contact to lower perceived harmfulness, then to reduced responsibility, and finally to lower support for victim compensation (95% CI  $[-0.44, -0.10]$ ). Study 4, implemented in a real setting, again supported the sequential mediation (95% CI  $[-0.60, -0.10]$ ). A mini meta-analysis of Studies 2–4 showed a consistent medium effect (Cohen's  $d = -0.44$ , 95% CI  $[-0.81, -0.07]$ ).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pet contact reduces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s by lowering perceived harmfulness, and supports the application of attribution theory to human–animal interactions. The findings highlight how personal experience can systematically shape causal inference in ambiguous contexts. Practically, they help explain public disagreements over pet-related disputes and suggest that pet contact history may unconsciously bias judgments of blame and compensation.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amine boundary conditions such as pet type and negative contact experiences.

*Keywords:* pet contact,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perceived harmfulness, support for victim compensation